

資治通鑑謀略



陈君慧 刘洋 主编

綫裝書局

(四)

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

藉生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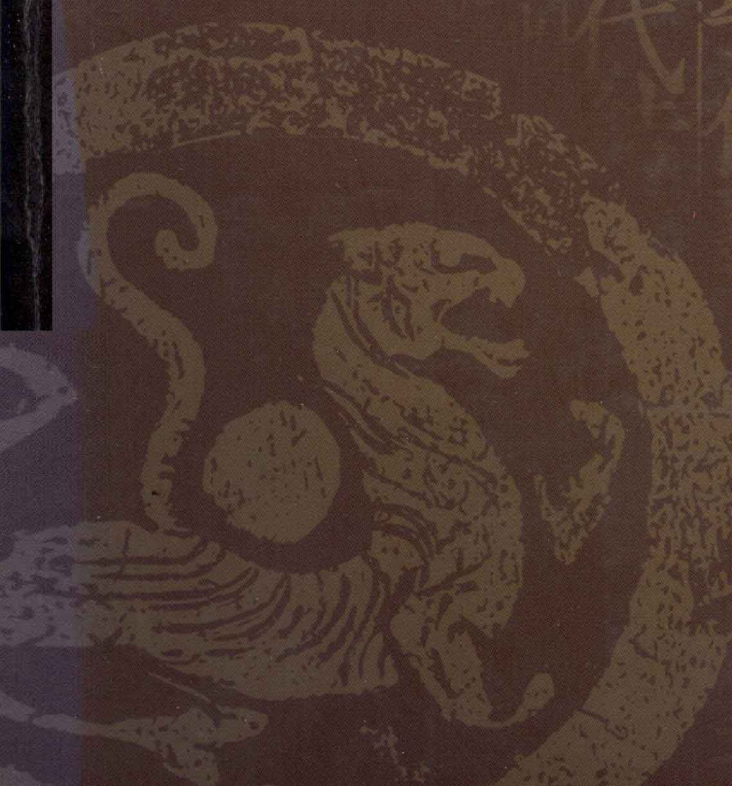
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

大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

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藉化成謂化下使成理

文之時

雅直輪爲大略路之始大



资治通鉴略

陈君慧 刘洋 主编 第四册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线装书局

玄宗掌权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元年

六月，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，擅权用事，与上有隙，宰相七人，五出其门。文武之臣，大半附之。与窦怀贞、岑羲、萧至忠、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、雍州长史新兴王晋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、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、左金吾将军李钦、中书舍人李猷、右散骑常侍贾膺福、鸿胪卿唐暎及僧慧范等谋废立，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。晋，德良之孙也。元楷、慈数往来主第，相与结谋。

王琚言于上曰：“事迫矣，不可不速发！”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，意欲上断割。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，言于上曰：“太平谋逆有日，陛下往在东宫，犹为臣子，若欲讨之，须用谋力。今既光临大宝，但下一制书，谁敢不从？万一奸宄得志，悔之何及！”上曰：“诚如卿言。直恐惊动上皇。”日用曰：“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。若奸人得志，则社稷为墟，安在其为孝乎！请先定北军，后收逆党，则不惊动上皇矣。”上以为然。以日用为吏部侍郎。

秋，七月，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，令元楷、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，怀贞、至忠、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。上乃与岐王范、薛王业、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、殿中少监姜皎、太仆少卿李令问、尚乘奉御王守一、内给事高力士、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。皎，谩之曾孙；令问，靖弟客师之孙；守一，仁皎之子；力士，潘州人也。

甲子，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，与同谋十余人，自武德殿入虔化门，召元楷、慈，先斩之，擒膺福、猷于内客省以出，执至忠、羲于朝堂，皆斩之。怀贞逃入沟中，自缢死，戮其尸，改姓曰毒。上皇闻变，登承天门楼。郭元振奏，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，无他也。上寻至楼上，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，因赦天下，惟逆人亲党不赦。薛稷赐死于万年狱。

乙丑，上皇诰：“自今军国政刑，一皆取皇帝处分。朕方无为养志，以遂素心。”是日，徙居百福殿。

太平公主逃入山寺，三日乃出，赐死于家，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。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，特



唐玄宗李隆基像，图出自明·天然撰《历代古人像赞》。

免死，赐姓李，官爵如故。籍公主家，财货山积，珍物侔于御府，厩牧羊马、田园息钱，收之数年不尽。慧范家产亦数十万缗。改新兴王晋之姓曰厉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

六月，太平公主倚仗太上皇的权势专擅朝政，与皇帝的关系存在着怨恨仇隙，朝廷七位宰相之中，有五位出自她的门下，文武大臣之中也有半数以上的人依附她。太平公主与窦怀贞、岑羲、萧至忠、崔湜以及太子少保薛稷、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、知右羽林将军李慈、左金吾将军李钦、中书舍人李猷、右散骑常侍贾膺福、鸿胪寺卿唐暄和胡僧慧范等共同图谋废掉皇帝另立他人。此外，太平公主还和宫女元氏策划，打算在天麻粉中投毒，进献给皇帝服用。李晋是李德良的孙子。常元楷和李慈也多次来往于太平公主的私宅，与她结党密谋。

王琚对皇帝进言道：“事态相当紧迫了，陛下不可不赶紧采取行动。”尚书左丞相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送给皇帝一把佩刀，意思是请皇帝下决断。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侍奉，对皇帝说道：“太平公主策划叛逆作乱，是蓄谋已久的事情。过去，陛下在东宫做太子时，在名分上还是臣子，如果那时想清除太平公主，还需要使用一些计谋。现在陛下已是一国之主，只需颁布一道诏书，又有哪一个敢抗命不从？万一奸邪之徒的意图得逞，陛下后悔就来不及了！”皇帝说：“真像您所说的去行动，恐怕会惊动太上皇。”崔日用又说道：“天子的孝行在于使天下安宁。倘若奸佞之人得志，那么社稷宗庙将化为废墟，陛下又从哪里体现孝行呢！请陛下先控制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军，然后再抓捕太平公主及其党羽，如此便不会惊动太上皇了。”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对，便命令他担任吏部侍郎。

秋，七月，魏知古告发太平公主打算在本月四日发动叛乱，命令常元楷、李慈率领羽林军突袭武德殿劫持皇帝，而由窦怀贞、萧至忠、岑羲等人在南牙起兵响应。于是皇帝与岐王李范、薛王李业、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、殿中少监姜皎、太仆少卿李令问、尚乘奉御王守一、内给事高力士、果毅李守德等人共同决策，诛除太平公主一党。姜皎是姜弛的曾孙；李令问是李靖之弟李客师的孙子；王守一是王仁皎的儿子；高力士是潘州人。

初三，皇帝通过王毛仲调来闲厩中的马匹以及士兵三百余人，从武德殿开进度化门，招来常元楷和李慈二人，先将他们斩首；在内容省生擒了贾膺福和李猷，并将他们带出，又在朝堂之上拘捕了萧至忠和岑羲，然后把他们四人一起斩首。窦怀贞逃到河沟之中自缢而死，皇帝下令用刀剖开他的尸体，还把他的姓改为毒氏。太上皇获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，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，郭元振进奏道：“皇帝刚才只是奉太上皇诰命诛杀窦怀贞等人，并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。”稍后，皇帝也来到门楼之上，太上皇于是颁布诰命罗列窦怀贞等人的罪行，趁此机会大赦天下，只有反叛者的亲族朋党不予赦免。将薛稷赐死在万年县狱中。

初四，太上皇颁布诰命：“从现在起，所有军国政令与刑罚，全都由皇帝处理。我正想清静无为，颐养心志，以遂平生之愿。”这一天，太上皇被迁往百福殿居住。

太平公主逃进山中寺庙，直到事发后三天才出来，被赐死在她自己的家中，她的儿子以及党羽被一起处死的达数十人。因薛崇简平日屡向其母进谏而受到责打，

被特令免死，将他赐姓为李氏，并准许他保留原官职及爵位。皇帝还下令把太平公主家的所有财产查抄充公，她家中的财产堆积如山，珍玩宝物与皇家府库所藏不相上下，厩中牧养的羊马和出租的田地园圃的利息，没收后几年内都清点不完。胡僧慧范也拥有财产达数十万缗。皇帝把新兴王李晋的姓氏改为厉。

唐玄宗治国

【原文】唐玄宗开元元年

甲辰，猎于渭川。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，张说疾之，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，上不纳。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：“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，臣今得之矣。”上问为谁，皎曰：“姚元之文武全才，真其人也。”上曰：“此张说之意也，汝何得面欺，罪当死！”皎叩头首服，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诣行在。既至，上方猎，引见，即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元之吏事明敏，三为宰相，皆兼兵部尚书，缘边屯戍斥候，士马储械，无不默记。上初即位，励精为治，每事访于元之。元之应答如响，同僚皆唯诺而已，故上专委任之。元之请抑权幸，爱爵赏，纳谏诤，却贡献，不与群臣褻狎；上皆纳之。

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，上仰视殿屋，元之再三言之，终不应；元之惧，趋出。罢朝，高力士谏曰：“陛下新总万机，宰臣奏事，当面加可否，奈何一不省察！”上曰：“朕任元之以庶政，大事当奏闻共议之；郎吏卑秩，乃一一以烦朕邪？”会力士宣事至省中，为元之道上语，元之乃喜。闻者皆服上识君人之体。

中宗以来，贵戚争营佛寺，奏度人为僧，兼以伪妄；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，所在充满。姚崇上言：“佛图澄不能存赵，鸠摩罗什不能存秦，齐襄、梁武，未免祸殃。但使苍生安乐，即是佛身；何用妄度奸人，使坏正法！”上从之。丙寅，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，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。

薛王业之舅王仙童，侵暴百姓，御史弹奏；业为之请，敕紫微、黄门覆按。姚崇、卢怀慎等奏：“仙童罪状明白，御史所言无所枉，不可纵舍。”上从之。由是贵戚束手。

丙子，申王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珪为其府参军，上许之。姚崇、卢怀慎上言：“先尝得旨，云王公、驸马有所奏请，非墨敕皆勿行。臣窃以量材授官，当归有司；若缘亲故之恩，得以官爵为惠，踵习近事，实紊纪纲。”事遂寝。由是请谒不行。

姚崇无居第，寓居罔极寺，以病疴谒告。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，日数十辈。源乾曜奏事或称旨，上辄曰：“此必姚宗之谋也。”或不称旨，辄曰：“何不与姚崇议之！”乾曜常谢实然。每有大事，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。癸卯，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，仍听家人入侍疾；上许之。崇以四方馆有簿书，非病者所宜外，固辞。上曰：“设四方馆，为官吏也；使卿居之，为社稷也。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，此何足辞！”



姚崇像，图出自明·天然撰《历代古人像赞》。

崇子光禄少卿彝、宗正少卿异，广通宾客，颇受馈遗，为时所讥。主书赵海为崇所亲信，受胡人赂，事觉，上亲鞫问，下狱当死。崇复营救，上由是不悦。会曲赦京城，敕特标海名，杖之一百，流岭南。崇由是忧惧，数请避相位，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。

璟为相，务在择人，随材授任，使百官各称其积；刑赏无私，敢犯颜正谏。上甚敬惮之，虽不合意，亦曲从之。

姚、宋相继为相，崇善应变成务，璟善守法持正；二人志操不同，然协心辅佐，使赋役宽平，刑罚清省，百姓富遮。唐世贤相，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，他人莫得比焉。二人每进见，上辄为之起，去则临

轩送之。及李林甫为相，虽宠任过于姚、宋，然礼遇殊卑薄矣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，齐澣练习时务，姚、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，既而叹曰：“欲知古，问高群，欲知今，问齐君，可以无缺政矣。”

【译文】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

十四日，在渭川狩猎。皇帝打算任命同州刺史姚元之任命为宰相，张说却忌恨姚元之，便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他，皇帝没有接受赵彦昭的奏章。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向皇帝进言道：“陛下数次想挑选一名河东总管，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，臣现在发现了这样一位称职的人。”皇帝问他所说的人是谁，姜皎回答说：“姚元之文武全才，真是担任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。”皇帝说：“这是张说的意思，你怎敢当面欺君罔上，论罪当处以死刑。”姜皎赶忙叩头认罪。皇帝当即派遣宫中使者将姚元之征召到渭州来。姚元之抵达时，皇帝正在狩猎，马上接见了，并命令他担任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姚元之处理政务精明果断，曾经三次出任宰相，每次都兼任兵部尚书，他对于沿边境地区的戍兵驻防营地和侦察瞭望哨所，以及那里的士兵马匹仓储装备的情况，都默记在心。皇帝刚即位的时候，励精图治，每当遇到问题，都要去征询姚元之的意思，元之都能对答如钟声回应，他的同僚们则只能唯唯诺诺罢了，因此皇帝就把重任专门委托给他。姚元之请求皇帝贬抑所亲幸的权贵之家的权势，珍惜手中的爵禄赏赐，采纳臣子的劝诫规谏，拒绝接受进献的贡品，以及不要再与群臣过分亲近而有失庄重。皇帝对他的上述建议都一一采纳。

姚元之曾经奏请依据资历提拔任用郎吏，皇帝却抬头盯着宫殿的屋顶不做声，

姚元之反复说了几次，皇帝始终不置可否。姚元之感到有些恐惧，便慌忙退出。当日散朝以后，高力士规劝道：“陛下刚刚总揽国事，宰相进奏言事，就应当面决定是否实行，为什么您对姚元之的建议一概不理，不加审察呢？”皇帝回答说：“我放手让姚元之主持朝廷各项政务，遇有军国大事时才应该面奏后再共同商议，怎么能够连任免官秩卑微的郎吏这种小事，也拿来一一烦扰我呢！”适逢高力士奉旨前往尚书省宣谕，把皇帝的话转述给姚元之，姚元之的心情才愉快起来。了解这件事的人无不信服皇帝深明君临天下的体统。

中宗以来，贵显的国戚争先建造佛寺，上奏化度人去当和尚，加以诈伪虚妄；富家壮丁多剃发为僧以逃避劳役，到处都是僧人。姚崇上奏：“佛因澄无法保全石赵，鸠摩罗什没法保存后秦。齐襄帝、梁武帝不免遭受灾祸。只要让民生安乐，便是对本身福缘无穷；何必乱度奸人，让他们破坏了佛法。”皇上听从。丙寅（初七），命令主管吏部淘汰天下和尚尼姑，因诈欺虚妄而迫使他们还俗的有一万二千多人。

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，侵扰百姓，御史弹劾他而上奏；李业为他求情，皇上下敕书给紫微、黄门省复验。姚崇、卢怀慎等上奏：“仙童罪行明白，御史所指陈的没有冤枉，不能宽恕。”皇上准许。从此贵显的国戚都不敢放肆。

丙子（十九日），申王成义请许任他的府录事，阎楚圭升为他的府参军，皇上应许。姚崇、卢怀慎上奏：“以前曾得旨，说王公、驸马有奏请的事，不是墨敕书的都不行。臣以为考量材识授予官职，应当属于主管单位；如果因亲戚故旧的恩情，能用官爵来赐惠他们，走上中宗时的覆辙，实在是制度紊乱。”这事便搁置。因此请托方式行不通。

姚崇没有自己的住宅，寓居在罔极寺里，由于身患疟疾而向皇帝请假，皇帝多次派使者前去询问他的饮食起居情况，每天竟有几十次之多。源乾曜上奏言事，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皇帝旨意的，皇帝往往会说：“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吧。”如果有时他的回答不符合皇帝的旨意，皇帝往往会说：“你怎么不与姚崇商量一下呢！”源乾曜也常向皇帝谢罪，并承认确实是如此。每当遇到大事，皇帝就要命令源乾曜前往罔极寺向姚崇询问处理事情的办法。癸卯日，源乾曜奏请将姚崇从罔极寺搬到中书省的四方馆，还准许他的家属入馆照料他的疾病，皇帝同意了这一请求。姚崇认为四方馆内存放着官府的文书，不适合病人居住，因此执意不肯住进去。皇帝对他说：“设置四方馆原本就是供官员使用的，我让您住在里面，为的是江山社稷。我恨不得能够把您请到宫禁里居住，您对此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！”

姚崇的两个儿子少禄光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，广交宾客，接受了许多馈赠，遭到当时人们的讥讽。主书赵海是姚崇的亲信，收受胡人的贿赂，事情败露，皇帝亲自审讯，关狱中，应当判处死刑，姚崇反而进行营救，皇帝因此感到不愉快。恰巧赶上京城部分赦免在押罪犯，皇帝在敕书中特地标出赵海的名字，命令对他处以杖刑一百，并流放到岭南。姚崇因此感到担心和恐惧，便多次请求罢免自己的宰相职位，举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担任宰相。

宋璟担任宰相期间，致力于选拔人才，按照才能的不同授给相应的官位，

使各文武百官都很称职；宋璟施行赏罚不徇私情，也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。皇帝对他相当敬畏，即使遇到奏对不合己意的情况，也往往委屈自己而接受他的意见。

姚崇和宋璟相继担任宰相，姚崇擅长于应付变故、促成事务；宋璟则擅长于严格执法、主持公道，二人的志向操守虽有不同，却都能够同心协力地辅佐皇帝，使得这一时期的赋役宽缓平均，刑罚清正廉简，百姓富庶。在唐代的贤相中，前期可称许的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，后期可称许的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，其他的人则难以与这四个人相提并论。姚崇与宋璟每次进见时，皇帝往往要站起来迎接他们；离开时，皇帝便要亲自相送到殿前。后来李林甫做宰相时，虽然享有的恩宠和官位超过了姚崇和宋璟，但是他所得到的礼遇却特别卑薄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，齐浣则熟习时务，姚崇和宋璟每当遇到疑难问题，都要请高仲舒和齐浣坐下征询意见，得到答复后便感叹道：“想了解往古，便向高君请教；想知道当今，便向齐君请教，这样就可以使政事没有缺失了！”

宰相姚崇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三年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以卢怀慎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。怀慎清谨俭素，不营资产，虽贵为卿相，所得俸赐，随散亲旧。妻子不免饥寒，所居不蔽风雨。

姚崇尝有子丧，谒告十余日，政事委积。怀慎不能决，惶恐入谢于上。上曰：“朕以天下事委姚崇，以卿坐镇雅俗耳。”崇既出，须臾，裁决俱尽，颇有得色，顾谓紫微舍人齐澣曰：“余为相，可比何人？”澣未对，崇曰：“何如管、晏？”澣曰：“管、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，犹能没身。公所为法，随复更之，似不及也。”崇曰：“然则竟如何？”澣曰：“公可谓救时之相耳。”崇喜，投笔曰：“救时之相，岂易得乎！”

怀慎与崇同为相，自以才不及崇，每事推之，时人谓之“伴食宰相。”

臣光曰：昔鲍叔之于管仲，子皮之于子产，皆位居其上，能知其贤而下之，授以国政；孔子美之。曹参自谓不及萧何，一遵其法，无所变更；汉业以成。夫不肖用事，为其僚者，爱身保禄而从之，不顾国家之安危，是诚罪人也。贤智用事，为其僚者，愚惑以乱其治，专固以分其权，媚嫉以毁其功，愎戾以窃其名，是亦罪人也。崇，唐之贤相，怀慎与之同心戮力，以济明皇太平之政，夫何罪哉！《秦誓》曰：“如有一介臣，断断猗，无它技；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；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如自其口出，是能容之，以保我子孙黎民，亦职有利哉。”怀慎之谓矣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三年（公元715年）

春，正月二十日，皇帝命令卢怀慎担任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。卢怀慎为官清廉谨慎，生活俭朴，从不去增殖产业。虽然做了高官，但他所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都随时分送给亲朋故旧，结果他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免要忍受饥寒，所住的房子竟难以

遮风挡雨。

姚崇曾死了一个儿子，请了十几天的假，应当处理的政务被积压下来，卢怀慎不能决断，感到惶恐，入朝向皇帝请罪。皇帝对他说：“我把天下之事托付给姚崇处理，让你做风雅之士和流俗之人而已。”姚崇假满复出，只用了一会儿的工夫便将所积的政事裁决完毕，脸上颇有得意之色，回头对紫微舍人齐浣讲：“我担任宰相，可以与哪些人物相比？”齐浣未作回答。姚崇继续问道：“我与管仲、晏婴比起来有没有差别？”齐浣回答说：“管仲、晏婴的政治主张虽然未能施行于后世，尚且能做到终身贯彻。您所制定的政令则随时更改，似乎比不上他们。”姚崇又问道：“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宰相呢？”齐浣回答说：“您只能说是一位匡救时下的宰相吧。”姚崇听了十分高兴，扔下手中的笔说：“一位匡救时下的宰相，难道就很容易找到吗！”

卢怀慎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，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姚崇，因此每遇到问题，都要推给姚崇，让他拿主意，当时的人把他称为“伴食宰相”。

臣司马光认为：先秦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，郑国时的子皮对于子产，都是本人的职位高于后者，由于能够了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，便把治理国政的权力交给他们，孔子对于这种做法曾加以赞美。西汉丞相曹参自认为才干不及萧何，于是就完全沿袭萧何所制定的法度，未作任何更改，汉室的大业因此得以成就。那些不贤的人掌权，充当僚属的人为吝惜自身，保有禄位便曲从上司的旨意，不顾国家的得失安危，这种人确实是国家的罪人。而贤明的宰相执掌朝政时，那些当僚属的人，则用欺骗蒙蔽来扰乱他的治理，用专横固执的办法来削弱他的权力，用嫉妒以诽谤他的功业，用执拗乖僻以窃取他的名望，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。姚崇是唐朝的贤相，卢怀慎和他同心协力，共同促成了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大政，有什么可以怪罪他们的呢！《尚书·秦誓》写道：“如果有这样一位忠臣，忠实诚恳而没有什么其他的长处，但是他心地美好，能有容人的器量。别人有了本领，就好像是他自己有本领一样；别人才华出众，他能做到不仅口头上对这个人表示称道，而且能心里也喜欢这个人，这般宽宏有器量，保护我的子孙和臣民，也是由于他要有利于子孙臣民啊。”这些话说的就是卢怀慎这样的人。



姚崇像，图出自清·顾沅辑《古圣贤像传略》。

力主捕蝗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三年

六月，山东大蝗，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，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瘞之。议者以为蝗众多，除不可尽；上亦疑之。崇曰：“今蝗满山东，河南、北之人，流亡殆尽，岂可坐视食苗，曾不救乎！借使除之不尽，犹胜养以成灾。”以乃从之。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，恐伤和气。崇曰：“昔楚庄吞蛭而愈疾，孙叔杀蛇而致福，奈何不忍于蝗，而忍人之饥死乎？若使杀蝗有祸，崇请当之！”

唐玄宗开元四年

山东蝗复大起，姚崇又命捕之。倪若水谓：“蝗乃天灾，非人力所及，宜修德以禳之。刘聪时，常捕埋之，为害益甚。”拒御史，不从其命。崇牒若水曰：“刘聪伪主，德不胜妖；今日圣朝，妖不胜德。古之良守，蝗不入境。若其修德可免，彼岂无德致然？”若水乃不敢违。夏，五月，甲辰，敕委使者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，各以名闻。由是连岁蝗灾，不至大饥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三年（公元715年）

六月，山东发生严重的蝗灾，有些灾民在受灾田地的旁边焚香，设祭膜拜，却不敢动手捕杀蝗虫。姚崇奏请派遣御史催督各州县捕杀并埋掉蝗虫。议论这事的认为蝗虫数量多，无法全部灭除，皇帝也对捕杀能否奏效表示怀疑。姚崇说：“现在山东蝗虫漫山遍野，黄河北两岸百姓流离失所，快没有人了，怎能坐视蝗虫吞噬禾苗，竟不动手灭蝗救灾呢！即使不能把蝗虫全部灭除，起码也要比养蝗成灾要好一些。”皇帝这才批准照他的主张去办。卢怀慎认为杀灭的蝗虫过多的话，恐怕对天地阴阳的和谐之气会造成伤害。姚崇道：“当年楚庄王吞吃水蛭，他的病便痊愈了；孙叔敖杀死两条蛇，上天便赐福酬报。陛下怎能由于不忍心看到蝗虫被杀死而忍心看着老百姓被饿死呢！倘若杀死蝗虫会引起上天降祸，那么我姚崇愿一人承当！”

唐玄宗开元四年（公元716年）

山东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，姚崇再次下令捕杀蝗虫。倪若水讲：“蝗虫为害乃是天灾，并非人为可以改变的，应当通过修德来消除蝗灾。前赵朝的刘聪就曾常常捕杀蝗虫，把它们埋掉，但是蝗虫所造成的灾害却更加严重。”倪若水还拒绝御史前来执行督察捕蝗工作的命令。姚崇发出公文告诉他：“刘聪是僭伪之帝王，因此他的国运难敌妖异；如今是圣君临朝，所以妖异难敌国运。自古贤良的郡守，蝗虫不入他的辖区。假如修德可以免除蝗灾，难道说汴州的蝗灾是由于您的无德所造成的吗！”倪若水这才不敢违抗捕杀蝗虫的命令了。夏，五月二十九日，皇帝颁布敕命，委派使者分赴山东受灾各州县仔细考察官吏捕杀蝗虫的成绩好坏，并把勤勉者和懒惰者的姓名报送朝廷。因此，连年发生的蝗灾才没有造成严重的饥荒。

坚不改史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九年

十二月，安州别驾刘子玄卒。子玄即知己也，避上嫌名，以字行。著作郎吴兢撰《则天实录》，言宋璟张说使证魏元忠事。说修史见之，知兢所为，谬曰：“刘五殊不相借。”兢起对曰：“此乃兢所为，史草具在，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。”同僚皆失色。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，兢终不许，曰：“若徇公请，则此史不为直笔，何以取信于后！”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九年（公元721年）

十二月，安州别驾刘子玄去世。刘子玄就是刘知己，为避皇帝李隆基的名讳而以“表”字行于世。著作郎吴兢撰修了《则天实录》，其中谈及宋璟激励张说为魏元忠作证的事实。张说在修史时看到了有关内容，他知道这是吴兢撰写的，却故意说道：“刘知己在修史时特别不肯帮我的忙！”吴兢起身回答道：“这些内容是我吴兢撰写的，史书的草稿全都保存着，我不能让明公您错怪已故的刘子玄。”同僚们听到这些话后全都惊慌失色。后来张说暗地里乞求吴兢将这段记载改写几个字，吴兢始终没有答应，他说：“倘若我顺从您的请求，那么《则天实录》就不算是秉笔直书的信史，我将用什么取信于后人呢！”

宋璟之刚直不阿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

十二月，王毛仲有宠于上，百官附之者辐辏。毛仲嫁女，上问何须。毛仲顿首对曰：“臣万事已备，但未得客。”上曰：“张说、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？”对曰：“此则得之。”上曰：“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，必宋璟也。”对曰：“然。”上笑曰：“朕明日为汝召客。”明日，上谓宰相：“朕奴毛仲有婚事，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。”既而日中，众客未敢举箸，待璟。久之，方至，先执酒西向拜谢，饮不尽卮，遽称腹痛而归。璟之刚直，老而弥笃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（公元725年）

十二月王毛仲深得唐玄宗的宠幸，巴结他的文武官员数不胜数。



宋璟像，图出自明·天然撰《历代古人像赞》。宋璟在唐睿宗时任吏部侍郎，唐玄宗开元年间任宰相，以德行昭著，世称贤相。

王毛仲的女儿将要出嫁，玄宗问他还缺什么东西。王毛仲叩头回答道：“臣万事均已齐备，只是没有请到客人。”玄宗问道：“张说、源乾曜这类人难道喊不来吗？”王毛仲回答说：“这些已经请到了。”唐玄宗说：“朕知道你请不动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宋璟。”王毛仲说：“正是。”玄宗笑着说：“朕明天亲自替你请客人。”第二天，玄宗对宰相说：“朕的奴才王毛仲为女儿办喜事，你们应当与各位朝廷要员一起去他家贺喜。”直到正午时分，所有的来宾还都不敢动筷子，只等宋璟一人，过了很久，宋璟才到，他先端起酒杯向西行礼拜谢君命，然后未等喝完这一杯酒，便忽然说腹中疼痛难忍而退席回家。宋璟为人刚直，老而更甚。

不营家产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（公元729年）

八月庚辰，工部尚书张嘉贞薨。嘉贞不营家产，有劝其市田宅者，嘉贞曰：“吾贵为将相，何忧寒馁！若其获罪，虽有田宅，亦无所用。比见朝士广占良田，身没之日，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，吾不取之。”闻者是之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（公元729年）

八月庚辰（二十二日）工部尚书张嘉贞去世。嘉贞不置家产，有人劝他买田宅，嘉贞说：“我贵为将相，怎么要担忧会受冻挨饿！如果得罪，虽有田地房舍，也没有用。最近看到朝廷士大夫大置好田，身死的时候，正好供给无聊子弟酒色的花费，我不会如此。”听到的人都认为他的话正确。

用人依循资格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

四月，乙丑，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。先是，选司注官，惟视其人之能否，或不次超迁，或老于下位，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；又，州县亦无等级，或自大入小，或初近后远，皆无定制。光庭始奏用循资格，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，官高者选少，卑者选多，无问能否，选满即注，限年躐级，毋得逾越，非负谴者，皆有升无降；其庸愚沉滞者皆喜，谓之“圣书”，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。宋璟争之不能得。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（公元730年）

四月十一日，皇帝命令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。在此之前，选举官署拟定官员，只看候选人员能不能胜任，这样有的人就可以不按资历就越级提拔，有的人总是处在低级职位上，甚至有取得任官资格已二十年了，还得不到正式职位的；另外，州县也没有等级之别，有的人从大的地方调任到小的地方，有的最初在近的地方为官，后来却调往远方，全没有稳定的制度。裴光庭首先奏请依照资历，分别按罢官后经过铨选的次数排定次序，集中报到吏部；官阶高的少选，官阶低的多选，不论能力如何，铨选次数排到了就予以拟定官职，限定年资逐级晋职，不许越级提拔，只要不是受到处罚的，都可以升官，没有降职的。那些平庸愚钝，滞留下位未升的官员对此都感到高兴，

称这一办法是“圣书”；但是那些才能出众的士人没有一个不埋怨叹息的。宋璟反对并作过争辩，但未能达到目的。裴光庭命令流外官代理官职也要通过门下省的审核。

宦官得宠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

是时，上颇宠任宦官，往往为三品将军，门施荣戟；奉使过诸州，官吏奉之惟恐不及，所得赂遗，少者不减千缗；由是京城第舍、郊畿田园，参半皆宦官矣。杨思勳、高力士尤贵幸，思勳屡将兵征讨，力士常居中侍卫。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；甚卑品者，小忤意，辄置辱如僮仆。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。

会毛仲妻产子，三日，上命力士赐之酒馔、金帛甚厚，且授其儿五品官。力士还，上问：“毛仲喜乎？”对曰：“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：‘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！’”上大怒曰：“昔诛韦氏，此贼心持两端，朕不欲言之；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！”力士因言：“北门奴，官太盛，相与一心，不早除之，必生大患！”上恐其党惊惧为变。

唐玄宗开元十九年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下制，但述毛仲不忠怨望，贬灊州别驾，福顺、地文、守德、景耀、广济皆贬远州别驾，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，连坐者数十人。毛仲行至永州，追赐死。

自是宦官势益盛。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，尝曰：“力士上直，吾寝则安。”故力士多留禁中，稀至外第。四方表奏，皆先呈力士，然后奏御；事小者力士即决之，势倾内外。金吾大将军程伯献、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；力士母麦氏卒，伯献等被发受吊，辍踊哭泣，过于己亲。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，擢玄晤为少卿，子弟皆王傅。吕氏卒，朝野争致祭，自第至墓，车马不绝。然力士小心恭恪，故上终亲任之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
(公元730年)

此时，皇帝相当宠信宦官，往往任命他们担任三品将军，家宅门前可设置荣戟作仪仗。他们奉命出使经过各州，官员们都极力侍奉，只怕自己轮不上，他们每次得到的贿赂礼物最少的也不低于一千缗；因此京师城郊



《异说征西演义》版画之高力士像

的田园，三分之一以上都落到宦官手里。杨思勰、高力士尤其显贵得宠。杨思勰多次统兵征讨，高力士经常在禁中侍卫。但是王毛仲对得到尊崇亲信的宦官视若无人；其中官品太卑微的宦官对他心意稍有违背，他就像对奴仆一样地辱骂他们。高力士等人对王毛仲受到皇帝的宠信都很不安，但是口头上不敢有所表示。

恰好遇上王毛仲的妻子生孩子。第三天，皇帝指派高力士赐予他丰厚的佳酿美食、金银绢帛并将五品官职授予他的儿子。高力士回宫，皇帝问道：“王毛仲高兴吗？”高力士回答说：“王毛仲一边抱着襁褓中的儿子给我看一边说：‘我这儿子难道就做不了三品官！’”皇帝勃然大怒说：“当年诛除韦氏，此贼人心里就怀有两面投机的打算，我本不想说这些，今天王毛仲竟然敢拿刚出世的儿子来抱怨我。”高力士趁机说：“北门禁卫军那些奴才，给他们的官位太高了，他们互相勾结，心思一致，如不趁早除掉这伙人，以后必然会带来大祸。”皇帝因而担忧王毛仲的党羽会由于惊惧而制造动乱。

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公元731年）

春，正月十三日，皇帝颁布诏书，只列举王毛仲对自己不忠并怀有怨恨，因此贬谪为瀛州别驾，葛福顺、唐地文、李守德、王景耀、高广济都贬谪为边远各州的别驾，王毛仲的四个儿子都贬谪为边远各州的参军，此事受牵连的有几十人。王毛仲途经永州时，皇帝又追赐他自尽。

从此，宦官的权势日益扩大。尤其是高力士深得皇帝的宠信，皇帝曾经说过：“高力士值班，我才能安心睡觉。”因此高力士多数时间待在宫禁里，极少到宫外的宅第居住。各地呈进的奏表，都要先送给高力士，再奏报皇帝，一般的小事，高力士当即就自己决定了，他的权势超过了朝廷内外的大臣。金吾大将军程伯献、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。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去世，程伯献等人也去接受各方的吊唁，他们披头散发，捶胸顿足地痛哭，悲痛的程度比自己死了母亲还要过分。高力士娶瀛州人吕玄晤的女儿为妻，就把吕玄晤提升为少卿，吕家子弟都担任了诸王傅。吕氏去世，朝野上下都争先恐后地前去祭奠，从高力士家宅一直到墓地，车马络绎不绝。然而高力士仍然谨慎恭敬，因此，皇帝始终宠信重用他。

韩休正直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

三月，休为人峭直，不干荣利；及为相，甚允时望。始，嵩以休恬和，谓其易制，故引之。及与共事，休守正不阿，嵩渐恶之。宋璟叹曰：“不意韩休乃能如是！”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，小有过差，辄谓左右曰：“韩休知否？”言终，谏疏已至。上尝临镜默然不乐，左右曰：“韩休为相，陛下殊瘦于旧，何不逐之！”上叹曰：“吾貌虽瘦，天下必肥。萧嵩奏事常顺指，既退，吾寝不安。韩休常力争，既退，吾寝乃安。吾用韩休，为社稷耳，非为身也。”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733年）

三月，韩休为人严峻正直，不贪图名利。他担任宰相后，很符合当时人们的期望。开始，萧嵩认为韩休恬淡平和，以为容易控制他，因此举荐了他。等到与他共

同担任宰相时，才发现韩休品行正派不阿谀，于是渐渐地厌恶他了。宋璟叹息道：“没想到韩休当了宰相却还能坚守正直的操行！”皇帝有时在宫中设宴作乐及到禁苑游览狩猎，略有过失和差错，便问左右随从：“韩休知道此事吗？”话音刚落，韩休劝谏的表章就已送来了。皇帝曾经对着镜子沉默不快，旁边的侍从说：“韩休担任宰相以来，陛下比以前瘦了许多，为什么不罢黜他！”皇帝叹息说：“我的面容虽然消瘦了，但天下一定会富足。萧嵩上奏言事经常依顺我的旨意，可是退朝后，我连睡觉都不安宁。韩休虽然经常与我激烈争辩，可是退朝后，我睡觉反而安稳了。我任用韩休，是为了国家，而不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
李林甫当政

【原文】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

吏部侍郎李林甫，柔佞多狡数，深结宦官及妃嫔家，侍候上动静，无不知之。由是每奏对，常称旨，上悦之。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，生寿王清，诸子莫得为比，太子浸疏薄。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，愿尽力保护寿王；惠妃德之，阴为内助，由是擢黄门侍郎。五月，戊子，以裴耀卿为侍中，张九龄为中书令，林甫为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唐玄宗二十四年

朔方节度使牛仙客，前在河西，能节用度，勤职业，仓库充实，器械精利；上闻而嘉之，欲加尚书。张九龄曰：“不可。尚书，古之纳言，唐兴以来，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。仙客本河湟使典，今骤居清要，恐羞朝廷。”上曰：“然则但加实封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封爵所以劝有功也。边将实仓库，修器械，乃常务耳，不足为功。陛下赏其勤，赐之金帛可也；裂土封之，恐非其宜。”上默然。李林甫言于上曰：“仙客，宰相才也，何有于尚书！九龄书生，不达大体。”上悦。明日，复以仙客实封为言，九龄固执如初。上怒，变色曰：“事皆由卿邪？”九龄顿首谢曰：“陛下不知臣愚，使待罪宰相，事有未允，臣不敢不尽言。”上曰：“卿嫌仙客寒微，如卿有何阔阔！”九龄曰：“臣岭海孤贱，不如仙客生于中华；然臣出入台阁，典司诰命有年矣。仙客边隅小吏，目不知书，若大任之，恐不惬众望。”林甫退而言曰：“苟有才识，何必辞学！天子用人，有何不可！”十一月，戊戌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，食实封三百户。

初，上欲以李林甫为相，问于中书令张九龄，九龄对曰：“宰相系国安危，陛下相林甫，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。”上不从。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，林甫虽恨，犹曲意事之。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，林甫并疾之。是时，上在位岁久，渐肆奢欲，怠于政事。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；林甫巧伺上意，日思所以中伤之。

上之为临淄王也，赵丽妃、皇甫德仪、刘才人皆有宠，丽妃生太子瑛，德仪生鄂王瑶，才人生光王琚。及即位，幸武惠妃，丽妃等爱皆弛；惠妃生寿王瑁，宠冠诸子。太子与瑶、琚会于内第，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。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，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。惠妃泣诉于上曰：“太子阴结党与，将害妾母子，亦指斥至尊。”上大怒，以语宰相，欲皆废之。九龄曰：“陛下践祚垂三十年，太子诸王不

張九齡



唐玄宗初期贤相张九龄像，图出自清·顾沅辑《古圣贤像传略》。

离深宫，日受圣训，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，子孙蕃昌。今三子皆已成人，不闻大过，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，喜怒之际，尽废之乎！且太子天下本，不可轻摇。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，三世大乱。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，京城流血。晋惠帝用贾后之谗废愍怀太子，中原涂炭。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，立炀帝，遂失天下。由此观之，不可不慎。陛下必欲为此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上不悦。林甫初无所言，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：“此主上家事，何必问外人！”上犹豫未决。惠妃密使官奴牛贵儿谓九龄曰：“有废必有兴，公为之援，宰相可长处。”九龄叱之，以其语白上；上为之动色，故讫九龄罢相，太子得无动。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，上浸疏之。

林甫引萧灵为户部侍郎。灵素不学，尝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“伏

腊”为“伏猎”。挺之言于九龄曰：“省中岂容有‘伏猎侍郎’！”由是出灵为岐州刺史，故林甫怨挺之。九龄与挺之善，欲引以为相，尝谓之曰：“李尚书方承恩，足下宜一造门，与之款昵。”挺之素负气，薄林甫为人，竟不之诣；林甫恨之益深。挺之先娶妻，出之，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，元琰坐赃罪下三司按鞠，挺之为之营解。林甫因左右使于禁中白上。上谓宰相曰：“挺之为罪人请属所由。”九龄曰：“此乃挺之出妻，不宜有情。”上曰：“虽离乃复有私。”

于是上积前事，以耀卿、九龄为阿党；壬寅，以耀为左丞相，九龄为右丞相，并罢政事。以林甫兼中书令；仙客为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邻朔方节度如故。严挺之贬洺州刺史，王元琰流岭南。

上即位以来，所用之相，姚崇尚通，宋珪尚法，张嘉贞尚吏，张说尚文，李元紘、杜暹尚俭，韩休、张九龄尚直，各其所长也。九龄既得罪，自是朝廷之士，皆容身保位，无复直言。

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，自专大权，明召诸谏官谓曰：“今明主在上，群臣将顺之不暇，勿用多言！诸君不见立仗马乎？食三品料，一鸣辄斥去，悔之何及！”

唐玄宗天宝五年

初，太子之立，非林甫意。林甫恐异日为己祸，常有动摇东宫之志；而坚，又

太子之妃兄也。皇甫惟明尝为忠王友，时破吐蕃，入献捷，见林甫专权，意颇不平。时因见上，乘间微劝上去林甫。林甫知之，使杨慎矜密伺其所为。会正月望夜，太子出游，与坚相见，坚又与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。慎矜发其事，以为坚戚里，不应与边将狎昵。林甫因潜坚与惟明结谋，欲共立太子。坚、惟明下狱，林甫使慎矜与御史中丞王洙、京兆府法曹吉温共鞠之。上亦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，癸酉，下制，责坚以干进不已，贬缙云太守；惟明以离间君臣，贬播川太守；仍别下制戒百官。

以门下侍郎、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。希烈，宋州人，以讲老、庄得进，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。李林甫以希烈为上所爱，且柔佞易制，故引以为相；凡政事一决于林甫，希烈但给唯诺。故事，宰相午后六刻乃出。林甫奏，今太平无事，已时即还第，军国机务皆决于私家；主书抱成案诣希烈书名而已。

李林甫屡起大狱，别置推事院于长安。以杨钊有掖廷之亲，出入禁闼，所言多听，乃引以为援，擢为御史。事有微涉东宫者，皆指撻使之奏刻，付罗希奭、吉温鞠之。钊因得逞其私志，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，皆钊发之。幸太子仁孝谨静，张瓘、高力士常保护于上前，故林甫终不能间也。

上晚年自恃承平，以为天下无复可忧，遂深居禁中，专以声色自娱，悉委政事于林甫。林甫媚事左右，迎合上意，以固其宠；杜绝言路，掩蔽聪明，以成其奸；妒贤嫉能，排抑胜己，以保其位；屡起大狱，诛逐贵臣，以张其势。自皇太子以下，畏之侧足。凡在相位十九年，养成天下之乱，而上不之寤也。

【译文】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（公元734年）

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处世伪善谄媚、狡诈好用权术，与宦官及妃嫔的家结为深交，窥伺皇帝的一言一行，皇帝的一举一动没有不知道的，因此每次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，都附和皇帝旨意，玄宗因此很喜欢他。当时武惠妃在后宫妃子中最受皇帝宠爱，生下寿王李瑁，所有的皇子最受宠。因此太子李瑛渐渐遭到疏远冷落。李林甫就通过宦官对武惠妃说：“愿意尽全力保护寿王。



张九龄像，图出自清·上官周《晚笑堂画传》。张九龄，字子寿，曾任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。